

◎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

张天翼：花开两朵 各自芬芳

韩晓芹

陆续被翻译成日、俄、英、法等语言出版。

持续传播90年

上世纪30年代，在鲁迅的提携和推介下，张天翼的作品开始走出国门。1932年5月22日，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，为其编选的《世界幽默全集》推荐了张天翼的《小彼得》等，并称“作者是最近出现的，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”。1933年和1934年，鲁迅、茅盾向朝鲜的金湛然、美国的伊罗生推荐过张天翼作品，他的《二十一个》刊登在伊罗生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报纸《中国论坛》1932年6月25日第19期上。1936年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鲁迅帮助下编译的《活的中国：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》，收入张天翼小说《移行》；同年6月，其夫人海伦·斯诺以“现代中国文学运动”，文中引证鲁迅与斯诺的谈话以说明张天翼是“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”所出现的“最好的作家”和“最优秀的左翼作家”之一。

这之后，张天翼作品被陆续译介到世界各地，其代表作《二十一个》《华威先生》等都有多种版本。它们或刊载于文学期刊，如《仇恨》刊载于英国《新作》1936年第1期，《张天翼寓言集》刊载于苏联《火花》1950年第2期；或被收入各种小说集中，形式多以合集为主。后者如1944年美国出版的《当代中国小说》收入王际真译《路》等4篇，1953年苏联出版的《中国短篇小说选》收入鲁德曼译《华威先生》，1970年英国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小说》收入W·J·F·詹纳译《度量》，1980年西德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小说选》第一卷《春天的希望》收入费尔克·克吕普施等编译的《华威先生》和《菩萨的威力》。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选本《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》（1995年版）中收入了张天翼的《中秋》，中国文学译介项目“熊猫丛书”之《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1》（1982年版）收入张天翼的两篇小说《“新生”》和《夏夜梦》。

除合集外，海外出版的张天翼个人作品集有苏联1955年出版的《张天翼短篇小说集》，收入苏联汉学家Л·契尔卡斯基译《报复》等6篇，1957年出版的《张天翼选集》收入Л·契尔卡斯基、B·塔斯金、B·罗果夫译《包氏父子》等16篇。张天翼的长篇小说外译较少，1972年莫斯科出版了其《鬼土日记》，2017年Bailestier Press出版了《洋泾浜奇侠》英译本。而张天翼的《大林与小林》《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故事》《大灰狼》《宝葫芦的秘密》等儿童文学作品也被国内外出版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文本技巧卓越

张天翼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总体来看分为3个阶段：1932—1949年，以政治化主导为特点；上世纪50—70年代，以审美价值的彰显为特点；新时期（1979年后）以来，以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为特点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海外译介与研究主要在“左翼文学”视域内加以观察，最典型的当属张天翼代表作《华威先生》的“出国”。1938年4月，这篇发表在《文艺阵地》发表后，同年即被叶君健译成英文刊载于美国的《小说》月刊上，当年12月被增田涉译介到日本后，进一步促成了抗战文艺界关于“讽刺与暴露”问题的思考。1939年，《华威先生》被转译成法、德、俄、西班牙语等6种语言同时出版，此后被陆续收入海外译介的各种小说集中。《华威先生》在海外出版，为张天翼赢得了世界声誉。此后，他从讽刺小说转向儿童文学创作。

上世纪50—70年代，张天翼被收入海外出版的百科全书，对其作品的挖掘也逐渐转向美学层面。在英国伦敦1972年版《东方文学辞典》（第1卷）、日本平凡社1974年版《世界大百科事典》（第12册）和苏联1975年版《简明百科全书》（第8卷）中都有关于张天翼的词条和相关评论，凸显了张天翼文学成就的世界影响。Л·契尔卡斯基称张天翼是“短篇小说大师”“语言大师、现实主义者和当代中国老一代作家的光辉代表”，而《华威先生》则是“中国新文学的瑰宝”；日本学者伊藤敏一在其专论中指出，张天翼的独特性在于“那些外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，都是在同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印证的创作态度中，转换成各种中国式的东西之后，获得它的现实性”，而他写童话的出发点则是“作为小说的创作方法的一种实验，而把孩子的感觉当作描绘现实的媒介来加以尝试”。新岛淳良等认为，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，以谢冰心、鲁迅、叶绍钧着其先鞭，而为张天翼所完成，“以后的作家就可以安心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了”。

新时期以来，欧美成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，新批评、跨文化、本体论、现代性等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切入，使海外张天翼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。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《中国现代文学》（1998年改为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》）及梅维恒、顾彬等人编纂的文学史中，张天翼都有一席之地。学者王德威认为，可以从笑谑的角度重新检视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。顾彬在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中指出，张天翼的作品“以乐观主义的方式”“积极的视角”翻转了鲁迅

“关于在异乡无助娜拉的警句”。梅维恒主编的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认为，张天翼是“著名的讽刺作家”，对其《华威先生》给予了肯定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安敏成评价《速写三篇》中“人物类型的刻画富有洞察力”，而《华威先生》主人公的多虑、贪婪和自欺欺人，就其典型性而言，“可与《阿Q正传》相提并论”。1990年，安敏成又在其专著《现实主义的限制：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》中以较大篇幅对张天翼的小说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文本阐释，高度肯定了其卓越的文本技巧：“他与众不同的风格、他的形式实验以及他对戏仿的偏爱——显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，这使他成为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最为接近的一个。”

期待多维视域研究

张天翼的文学成就虽然得到海内外外的交口称誉，但关于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：在国内，一般将他置于左翼文学总体中加以论述，对其独特价值的发掘不够深入，缺创新性、重量级成果；在海外，相关研究多散落于汉学家的文章和文学史的零星记述中，鲜有专著论述。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几点：首先是时代语境变迁。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起与繁荣，海外汉学家的兴趣部分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作品。其次与张天翼后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、小说创作生涯较短有关。再则是既往研究对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认识不足，方法论方面有待突破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海内外学界应该联手，从新方法和新角度入手，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。比如关注其小说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方言口语、戏仿、对话、幻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。在这方面，海外学者的研究富于启发性。如学者夏志清认为张天翼是上世纪30年代“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”，其作品“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”，在中国现代小说中“首屈一指”，其“操纵口语幽默的才华，堪与狄更斯相比”；美国的詹姆斯·盖因斯认为张天翼“短篇小说中的对话，其运用之巧妙，是无与伦比的”；苏联H·费德林将《鬼土日记》与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、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等相提并论，认为其中“神奇幻想的东西”都差不多。此外，关于张天翼的文化心理、与国内作家和思潮流派的关系、文体意识和教育思想、作品的影响力及当代生命力等话题，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。我们期待多维视域下的张天翼研究，让这位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绽放出新的光芒。

（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◎创作谈

江南尺度何所拟

萧耳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在一个绿皮日记本上第一次开始写小说，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小蛮，也就是我自己。大概每个小说家的第一篇习作总会想到自己。我写到了秦观的一首词《千秋岁·水边沙外》，而小说的地点则是我自小生活的江南水乡古镇塘栖。

塘栖的老底子确曾“阔”过几朝，而构成塘栖“江南小世界”的，其实就是小说《鹊桥仙》中的两代人。似乎很难确定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会不会对父母的故乡往事感兴趣。但我希望有江南情结的人，能在此中依稀寻梦。

江南人物的塑造是《鹊桥仙》的重中之重，我在其中寄托了对江南人物的理想，也借以彰显我眼中的“江南性”。为什么男女主人公陈易知和何易从都有一个“易”字？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面，是二位一体，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文人。我试图从江南水乡文脉里挖出未断裂的那一脉“斯文”，于是“知从从知”。斯文、唐云和刘春燕是一类人，他们连接着江南水乡自古的那一缕“任气”。学而优则仕，也是江南传统，是江南人家的“正道”。戴正则是另一路江南“闲人”，或许只有江南的水土才能充裕地给戴正这类人一席依仗之地。那么自古作为运河上大码头的江南古镇，商人的位置在哪里？我尝试着在一些女性人物上做了体现。我以为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沈美枝、杜秋依和新瑶，骨子里都有商人思维。

《鹊桥仙》先在《收获》上发表，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是又一段跋涉。跟一些朋友探讨过到底什么是真正的“江南尺度”，我坚持认为，时至今日，在时代沉浮中，江南古镇依然在现代保持着斯文与尊严，能将人物从最低处往上抬高一寸。但我想，多给中年人人物“一些尘埃”也是对的，于是看过《鹊桥仙》“《收获》版”的读者会发现，何易从与刘春燕有更多交集，以交待何易从多年来蓄积的乡愁以及曾经的迷茫何所寄。沈美枝病后出家，受不了寺庙生活又还俗；陈易知因人生种种不如意，最后一刻在何易从面前崩溃。但是对斯文，我依然坚持了一种飘逸逸出的人生可能

性，寄托了我对“江南性”智慧的赞赏。

30年后，依然有一阕词呼应我在绿皮本上写的那首秦观词，是我远在大洋彼岸的发小即兴填的一阙《鹊桥仙·塘栖》：

廊檐走道，眠床倚靠。七孔古桥夕照。渔火幽微映水碧，依稀梦当年少。杨梅酒烧，枇杷青熬。十里梅海凛笑。炊烟一缕催人归，仿佛道别来可好。

我们的江南记忆终于可以安放。我们出发时都是少年，天地悠悠，长长斯远。一停足一稍歇，一半幽梦，一半余生，需要一块空堂木，需要青梅煮酒，阑干拍遍。

《烈火芳菲》：书写军民鱼水深情



我们去采访的时候，这些乳娘年龄都已90多岁了。听她们回忆起当年的青春岁月，我们热泪长流。”

《烈火芳菲》中的每个主人公都能在胶东找到名字。书中，保持着一颗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参加革命工作的张静源、不做俘虏挣扎爬上石梁子自缢身亡的烈士刘福考、以装疯卖傻的方式为掩护组织送情报的王淑贞、无私抚育革命者后代的乳娘戚永江、“胶东十二姐妹”等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，令读者感受到革命的艰辛与人民的伟大。

谈及此书的书名，赵方新介绍，“烈火”代表男性革命者，“芳菲”代表女性革命者和这些乳娘。我们在写作中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向人物无限靠近。作为一部二人合作的作品，他更关注作品中对胶东革命者的书写，表现他们身上的刚烈、侠义；铁流更关注女性群体，尤其是女性和战争的关系。

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发有评价说，《烈火芳菲》是用脚写出来的作品。两位作者几乎跑遍了胶东的村庄，足迹延伸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等地，采访当年被这些乳娘哺育的孩子，为胶东革命史上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，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。

谢灵运诗歌奖征稿启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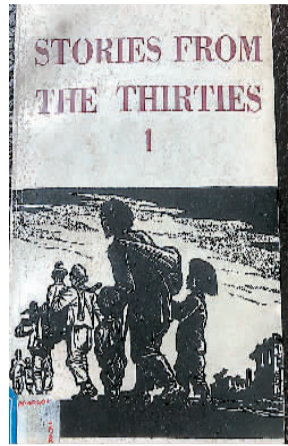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（黄雨寒）近日，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、浙江省作家协会、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等共同发起设立的“谢灵运诗歌奖”开始征稿。

公元422年，谢灵运被任命为永嘉郡（今温州市）太守，在这里创作了超过20首山水诗，留下了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等名句，“谢灵运诗歌奖”由此得名。该奖为全国性奖项，每两年评选、颁发一次，旨在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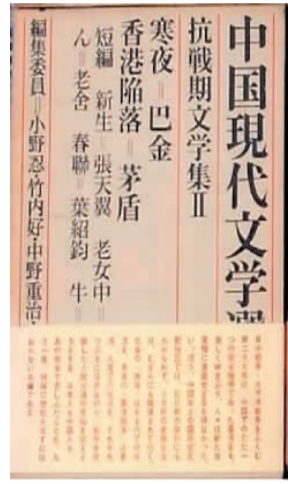
发现和奖掖致力于汉语诗歌创作（包括古体诗词、散文诗）并作出突出贡献的诗人，以及在汉语诗歌领域形成独到风格的文学新人。

目前，“谢灵运诗歌奖”征稿已启动，将持续至8月31日。奖项提名分为单位推荐和专家推荐两种方式，共设杰出诗人奖2名、优秀诗人奖3名，由大赛组委会邀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评委会负责作品评审。

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1982年版



卷，日本平凡社1963年版



出版社1979年版



英文版，外文

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现代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。在现代小说领域，他是人们眼中“笑的大师”，以“明快、冷峭、锋利、夸张”的讽刺艺术独树一帜，因《华威先生》而名噪一时。在儿童文学领域，他被誉为“中国的安徒生”，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“热闹型”童话的奠基人。他的《宝葫芦的秘密》1963年即已拍成电影，2007年又被美国迪士尼公司再次搬上银幕；他所塑造的经典形象“华威先生”也已成为“做戏的虚无党”的代名词，有着与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相媲美的持久生命力。同时，张天翼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，自上世纪30年代初，他的作品就开始

本报（文一）“我与孙犁”丛书近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丛书共5本，包括冉淮舟的《欣慰的回顾》、谢大光的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、肖复兴的《清风犁破三千纸》、卫建民的《耕堂闻见集》、宋曙光《忆前辈孙犁》。

从书作者之一的作家肖复兴介绍，这几本书虽侧重不一，但感情却是相同的；其中史的价值，因是亲历而越显真实。孙犁先生的身影仿佛从书中依约走来，是那样亲切，宋曙光和冉淮舟与孙犁先生过从甚密，一从亲手传授编辑经验的角度，一从携手编书写书的角度，讲述孙犁故事。谢大光更着眼于孙犁先生晚年，因参与其书编辑，又做过访谈，多有真切的生活场景。在晚岁中，卫建民和孙犁交往多且深，全书最有意思的是日记中的孙犁，别开生面，笔筒味深，先生的身影与自己的感情，交融在一起。



讲述江村百年民生故事

张陵

导下，他来到这里做社会学调研，后写出举世闻名的《江村经济》一书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，古代“民亦劳止，罔可小康”的理想在这个小小乡村得到了自觉践行。费孝通后来的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也延续了《江村经济》的思想，提炼出“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”理念。

《世纪江村——小康之路三部曲》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，重在写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中的先进思想，突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。费孝通、费达生、郑辟疆、陈杏芬等参与“江村经济”实验的知识分子、文化人就是当时中国实业救国救民的代表性人物。书中的费孝通，极为敏感地捕捉到“蚕丝革命”的深刻意义，从社会层面揭示了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。他从丝厂女工情感情绪的变化中，发现“蚕丝革命”不仅改变了老百姓生活，而且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，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，体现出一个思想者的道德良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仍然心系“江村”，几十次来到开弦弓村，每一次来，都积极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，为的是让开弦弓村百姓跟上时代脚步，过上小康生活。

与之相映生辉的是费达生的形象。这位以实干著称的“蚕桑专家”，一生和这个小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在

积贫积弱的时代，她“强国富民”的理想很难真正实现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她才看到了乡村经济振兴的希望，并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，为之开创美好未来。她深刻体会到，知识分子必须自觉融入时代，与党和人民同德，才能有所作为，也因此，她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《世纪江村——小康之路三部曲》在讲述小康故事中深化了民生理念，突出了共同富裕思想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：开弦弓村的小康之路，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共同富裕之路。费达生最早在这里办缫丝厂时，采用的是“合作社”形式。这一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融入集体经济，在改革开放时代，创造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“苏南模式”，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“温州模式”相互呼应，两种模式都体现出各自的优势和活力。“江村经济”一直就有“苏南模式”的特点，内含共同富裕的基因；今天，开弦弓村实现了全面小康，充分展现出共同富裕理念的强大优势。

可以说，“民生”思想贯穿作品始终，是作品的思想之核、精神之魂。“小康”理念内涵就是“民生”。小康建设之路，就是中国“民生”发展之路。作品坚持这样的认识，主题也就深刻厚实，站上了时代精神的高地。